

◎ 中国古典名著

曾林

孽海花

中國古典名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官场现行记

李宝嘉

下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麻成林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5601—2865—3

I. 中… II. 麻… III. 文学—名著
IV. I. 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8236 号

中国古典名著

主 编：麻成林
责任编辑：赵广宇
责任校对：赵广宇
出 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湖北胜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601—2865—3/I·404
定 价：1400.00 元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话说孙大胡子听见余荇臣一定要禀揭黄在新托妓谋差的事，一再劝他都不肯听。孙大胡子哼哼冷笑道：“他托妓谋差虽然是他的坏处；然而你做监司大员的人，你不到窑子里去，怎么会晓得他托妓谋差呢？这桩事还怪你不是。”余荇臣被他这一驳，顿时闭口无言。歇了半天，才勉强说道：“我们嫖婬子不过是好玩罢了。他钻营差使竟走婬子的门路，这品行上总说不过去！我就是不到上头去说他坏话，这种人要在我手里得意，叫他一辈子不用想了！”说完，面子上虽把此事丢开，后来又着实到王小五子家发了几回脾气。经王小五子干赔不是，万赔不是；后来又把这话通知了黄在新，吓的黄在新有许多时不敢公然到钓鱼巷王小五子家住夜。余荇臣拿不到破绽，方才罢手。

又过了两月，余荇臣的保折批了回来，所保送部引见，业已奉旨允准。等到奉到飭知，立刻上院叩谢。接着便是同寅前来道喜，下僚纷纷禀贺。余荇臣少不得置办酒席请这班同寅。同寅当中多半都是好玩的，家里请酒不算数，一定要在钓鱼巷摆酒请他们。余荇臣也乐得借花献佛，一来趁他们的心愿，二来又应酬了相好。回回吃酒都推赵大架子为首座，赵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接连又是你一台，我一台，替他贺喜。如此者轮流吃过，足足有半个多月光景。

真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余荇臣便想请咨入都引见。制台答应，所有他的差事，一齐都委了别人暂行代管，为他不久就要回来的。一连几天，白天忙着料理交代，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轮流摆酒替他饯行。有天夜里，正在钓鱼巷吃的有点醉醺醺了，他忽然发议论道：“回想兄弟才到省头一天的光景，再想不到今日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我到省头一天，其时正是黄制军第二次到江南来。我头一天上院，没有传见。其实上司见不见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倒是那时候脸上总觉得搁不下去，从官厅子上走出去上轿，赛如对了跟班、轿夫都像没有脸见他们似的。此时得差得缺的心还没有，心上总想：‘我连上司都见不着，我还出来做什么官呢！’到了第二次上院还没有见。因为别人见不着的很多，并不光我一个，那时心上便坦然了许多，见了轿夫、跟班也不难为情了。以至顶到如今，偏偏碰着这位制军是不轻

容易见客的，他见也好，不见也好，便也漠然无动于中了。我还记得从前没有得事的时候，只指望能够得一个长差使，便已心满意足了。实因江南道台太多，得缺本非易事。谁料后来接二连三的竟其弄了好几个长差使在身上，一天到晚忙个不了。此时不以为乐，反以为苦，屡次三番想辞掉两个，无奈上头一定不放。现在凭空的又得了这个明保，索性不叫我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拿我送部引见。想是我命里注定的，今年流年犯了‘驿马星’，所以要叫我出这一趟远门。”众人道：“‘能者多劳’，像你苧翁的这样大才，怎么上头肯放你呢。至于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声。光当当差使也显不出苧翁大才，所以制军一定要有此一举。从此简在帝心，陈臬开藩，都是意中之事，放个把实缺，小焉者也，算不得什么。”余苧臣道：“承诸位老哥厚爱。放个把缺做做，兄弟也无庸多让。至于将来还有甚么好处，兄弟却不敢妄想。”说罢，那副得意扬扬之色早流露于不自知了。霎时席散。

又过了两天，上院稟辞。刚刚走到院上，齐巧昨日制台接到军机大臣上的字寄，说是一连有三个都老爷奏参江南吏治，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几个官：甚么孙大胡子、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余苧臣，还有督幕赵大架子、统领羊紫辰等一千人统通在内。其中所参的劣迹，以余苧臣、赵大架子顶利害：说余苧臣总办厘金，非但出卖厘差，并且以剔除中饱为名，私向属员需索陋规。等到属员和盘托出，他又并不将此款归入公家，一律饱其私囊，某人馈送若干，某局缴进若干，那位参他的都老爷查的清清楚楚，折子上都声叙明白。还说他出卖厘差，并不在南京过付；上海有一片钱庄，内中有他一个把弟挡手，专门替他经手。人家要送他银子，只要送到这片钱庄上，由他把弟出封信给他，或者打个电报，南京这边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来，真正是再要灵验没有。折子上又说他所有赚来的银子，足有五十多万两，很在上海置买了些地皮产业，剩下的一齐存在一片银行里。至于参赵大架子顶重的头一款，是说他霸持招摇；甚至某月某日，收某人贿赂若干，亦查的明明白白。又说两江总督保举道员余某一折，系赵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贵宝房中拟定折稿。折子后头归结到两江总督身上，说他年老多病，昏聩糊涂，日惟以扶鸾求仙为事，置吏治民生于不顾。此外孙大胡子、田小辫子、乌额拉布、羊紫辰不过都是带笔。在初入仕途的人见了，难免担惊受怕；至于历练惯的人，却也毫不在意。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且说这日余苧臣刚把手本递了上去，制台一见是他，虽说是自己保举的人，究竟事关钦派查办之案，便也不敢回护，忙叫巡捕官传话给他，叫他不必动身，在省候信。巡捕出来说完这句，各自走开，也不说制台请见，也不说制台道乏。余苧臣摸不

着头脑，在官厅子上呆了半天。有些不知底里的人还过来敷衍他，问他几时荣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后来坐了一回，看见各位司、道上去，又见各位司、道下来。其时藩台、粮道都已得信，见了制台出来，朝着他都淡淡的，似招呼不招呼的，各自上轿而去。他甚为没趣，也只好搭讪着出来。这时候，他的差使都已交付别人替代，他已无公事可办。院上下来，一直径回公馆；一天未曾出门，却也无人在前拜他。

头天晚上，赵大架子还面约今日下午在贵宝房中摆酒送行，谁知等到天黑还不见来催请。自己却又为了早晨之事，好生委决不下，派了师爷、管家出去打听，独自无精打彩的在家静等。谁知等到起更，一个管家从院上回来禀报说：“赵大架子赵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行李铺盖统通从院上搬了出来。后来小的又打听到孙大胡子孙大人门口，才晓得京城里有几位都老爷说了闲话，连制台都落了不是，总算仍旧派了制台查办，还算给还他的面子。”余荇臣急忙问道：“这位都老爷是谁？但不知有几个人参在里头？孙大人在内不在内？”管家道：“听说虽然在內，并不十二分要紧。赵大人参的却很不经。”余荇臣又急忙说道：“我呢？”家人不言语。余荇臣连连摇头，连连跺脚，道：“完了！完了！怪不得赵大人他说今儿请我吃饭的，原来他自己遭了事，所以没有来催请，但是我自己被参，为的是那一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好呢！”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时所作所为，简直没有一件妥当的，一霎时万虑千愁，坐立不定。

正踌躇间，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一位师爷也从外面回来了，手里还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张谕帖。余荇臣见面就问：“打听的事怎么样了？”那位师爷有心在东家面前讨好，不肯直谈；只听他吞吞吐吐的说道：“听说京城里有什么消息，大约在省城候补的统通在內。这一定是都老爷想好处，我们不要理他！观察这样的宪眷，还怕什么呢。”余荇臣道：“不是怕什么，为的是到底参的是那几件事。——你手里拿的什么？”那位师爷见问，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张谕帖往袖筒管里一藏，说：“没有甚么。”余荇臣道：“明明白白的看见有张纸写的字，你瞒我做什么呢？”师爷到此无奈，方把一张谕帖拿了出来。余荇臣取过看时，只见上面写的无非劝戒属员嗣后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倘若阳奉阴违，定行参办不贷各等语。这张谕帖是写了贴在官厅子上的，如今被这位师爷抄了回来。余荇臣看过后，就往旁边一搁，说道：“这种东西，那一任制台没有？我也看惯了。他下他的谕帖，我住我的夜，管他妈的事！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那师爷被东家抢白了两句，面孔涨得绯红，一声也不言语。余荇臣又问道：“我叫你打

听的事，有什么瞒我的？你快老实说罢！”那师爷只是咳嗽了两声，一句话还是没有。余荇臣知道他是无能之辈，便跺着脚，说道：“真正是什么材料！——这从那儿说起！”说完了这句，便背着手一个人在厅上踱来踱去。他不理师爷，师爷亦吓的不敢出气。

搁下余荇臣在家里候信不题。且说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后，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就派了藩司、粮道两个人，按照所参各款，逐一查办。因为幕友赵大架子被参在内，留住衙门恐怕不便，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给他，叫他暂时搬出衙门，好遮人耳目。赵大架子无奈，只得依从。所以头天虽在相好贵宝家中定了酒席，并未前去请客。到了第二天，贵宝派了男女班子到石坝街赵大人公馆里请安，听见门上说起，才晓得大人出了岔子，如今在家里养病，生人一概不见。男女班子无奈，只得怅怅而回。

此时省城里面一齐晓得制台委了藩台、粮道查办此案。幸喜都是同寅，彼此大半认识，一个个便想打点人情，希图开脱。其中粮道为人却很爽快，有人来嘱托他，他便同人家说道：“制台虽然拿这件事委了兄弟，其实也不过敷衍了帐而已。现在的事情，那一桩那一件，不是上瞒下就是下瞒上？几时见查办参案，有坏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这个恶人，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他手下的这些人虽然不好，难道他平时是聋子、瞎子，全无闻见，必要等到都老爷说了话，他才一个个的掀了出来？岂不愈显得他平时毫无觉察么？不过其中也总得有一两个当灾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总算都老爷的话并非全假，等他平平气，以后也免得再开口了。兄弟说的句句真言，所以诸公尽管放心罢了。”众人听了他言，俱各把心放下。不料藩台自从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却是凡有客来，一概挡驾。今天调卷，明天提人，颇觉雷厉风行。大家都不免提心吊胆。然而想起粮道的话，晓得制台将来一定要顾自己的面子，决不会参掉多少人的；不过彼此难为几吊银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便亦听其自然。

藩台见人家不来打点，他便有心公事公办，先从余荇臣下手，同制台说：“原参余道出卖厘差，银子放在上海。别的虽然没有凭据，然而银子存在银行里是有簿子可查的；只要查明白了簿子上是余荇臣的花户，便一定是他的赃款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库款如此空虚，他们还要如此作弊，真正没有良心了！司里同余道虽是同寅，然而为大局起见，决计不敢回护的。”制台道：“别的还好办，银行是外国人的，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藩台道：“银行虽是外国人开的，然而做的是中国人生意。既然做我们中国人生意，一年到头赚我们中国人的

钱也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还没有？我又不向他捐钱，看看帐簿子有什么不可的。”制台道：“既然老哥说可以，料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本省的官虽多，能毅办事的人究竟很少，还是老哥诸事谙练，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趟罢。早些去早些回来，也好早点复奏进去，免得再生枝节。”藩台一想：“话虽如此说，究竟自己做了这几年的官，从来未同外国人打过交道。外国人抠眼睛，高鼻子，虽然见过几个；但是上海地方，听说一共总有十几国的人，我是一省的藩台，到了那里总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拜望。彼此言语不通，这个十几国的翻译倒不好找。一个弄得不得法，被翻译瞒着我做了手脚！”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好，只得回复制台道：“司里的公事，承上宣下，一来忙的实在走不脱身；二来司里亦不会说外国话，不认得外国字，将来到了银行里查起外国帐来，一个字不认得，还不是白去。这桩事关系很大，请大人委了别人罢。”制台道：“好在总要带着翻译去的，只要带个明白点的翻译就是了。就是兄弟亦不会说外国话，不认得外国字，怎么也在这里办交涉呢？”藩台被制台顶的无话可说，只得又稟请了一位洋务局里的提调，乃是本省候补知府，姓杨，名达仁；因为他从小在水师学堂里出身，认得鬼子多，而且也会说两句外国应酬话，同了他去，便借他做个靠山。他本任之事，当由制台札委盐道暂行兼理。

藩台无奈，只得回家部署行装。因系钦派案件，不敢耽误，次日有下水轮船，遂即携带随员、幕友径赴上海。一路上，两手很捏着一把汗，深悔自己多嘴，惹出这件事来。次日轮船到了上海，上海县接着迎入公馆。跟手进城去拜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行查帐之事。上海道道：“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那一爿银行里的？”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上海道道：“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嘴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十几家呢。”藩台听说，楞了半天，又说道：“我们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几年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依兄弟想来，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往，余某人的这银子大约是放在汇丰，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上海道道：“外国人银行开在上海的，原是为着做中国人生意来的，那一爿不好存银子；并不光汇丰一家是如此。但是汇丰两个字，人家说起来似乎熟些，或者余某人的银子就放在他家也未可知。方伯就先到他家去查查也不妨。”藩台听说称“是”。于是端茶告辞。

回到公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想到汇丰家去查帐。起身梳洗之后，便吩咐套马车。穿好行装，带了翻译，两个人同上了马

车，一直往黄浦滩而来。未曾上车的时候，车夫就问：“到那里去？”藩台说：“汇丰银行。”马夫说：“今天礼拜，银行是不开门的。”那翻译因是省里带来的，在内地久了，也忘记礼拜不礼拜。被马夫一句话提醒，他亦恍然道：“不错，礼拜日外国人不办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不如大人到别处拜客，明天一早再去不迟。”藩台道：“管他妈的礼拜不礼拜！我到他门口飞张片子，我总算到过的了。就是他办公事，料想客人总好见的。我昨天就到此地，今天还不进去拜他，被外国人瞧着也不好。况且我今天见了，先把大概情形告诉了他，明天再去查帐也就容易些。”翻译道：“礼拜关门，连客也是不见的，不如明儿一块去的好。”藩台道：“你们这些人，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横竖坐马车，又不要你跑了去，多走一趟也不难！”翻译也不敢说别的，只好跟了他走。

一霎时走到汇丰银行门口，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投帖的人叫唤了半天，亦没有一个人答应。投帖的无奈，只得走到马车跟前，据实回复。藩台道：“既然没有人，留张片子就是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张片子塞了半天亦没有塞进，只好蘸了点唾沫，拿片子贴在门上走的。藩台自己觉着无趣，又怕翻译笑他，说他不懂外国规矩；同到公馆，坐定之后，便对手下的人说道：“外国人礼拜不办事、不会客，我有什么不晓得的。不过上头委了我这件事，照例文章总得做到。将来查帐查得到，固然是有面子；即使查不到，我们这里到底来过两趟，总算是尽心的了。”他如此说，手下的人只好连连答应称“是”。

到了第二天，便是礼拜一，银行里开了门。他老人家仍旧坐了马车赶去。未曾到银行门口，投帖的已经老早的拿着名片想由前门闯进去，上了台阶，就挺着嗓子喊“接帖”。幸亏没有被外国人碰见，撞见一个细崽，连忙挥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等到投帖的下了台阶，藩台也下了马车了。投帖的上前禀明原由。藩台心上很不高兴，自想：“我是客，我来拜他，怎么叫我走后门？”原来这汇丰银行做中国人的卖买，甚么取洋钱，兑汇票，帐房、柜台统统都设在后面，所以那细崽指引他到后边去。当下藩台无奈，只得跟了投帖的号房走到后面。大众见他戴着大红顶子，都以为诧异：说他倘然是来兑银子的，用不着穿衣帽；如果是拜买办的，很可以穿便衣，也用不着如此恭敬。

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查对支票，正在忙个不了，也没人去招呼他。号房拿了名片，叫唤了几声“接帖”，没有人理他；便拉住一个人，问：“外国人在那间屋里住？”那人道：“我是来支洋钱的，我不

“晓得。你去问他们柜上罢。”号房无奈，站在柜台边望了一望，都是忙碌碌的，不好插嘴。急的藩台骂：“没中用的王八蛋！连帖子都不会投，还当什么号房！”号房急了，随检了柜台上一个鼻架铜丝眼镜的小伙子先生，问他：“外国人在那里？我们大人要拜他。”小伙子先生望了他一眼，并不理他，仍旧低下头，手摸算盘，跌跌跔跔算他的帐去了。号房没法，只得又检了一个嘴上两撇鼠须的老头子先生，照前问了一句。毕竟老头子先生古道可风，回问了声：“你们是那里来的？要找外国人做甚么？”号房还没有回答他来的是藩台大人，那老头子先生手里早拿了一管笔，一叠支票，一张张的往簿子上自己去誊清，再问他话也听不见了。号房急得要死，藩台瞧着生气。

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也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藩台便亲自上前向他询问，自称是江南藩司，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要找外国人说一句话，看一笔帐。那人听说他是藩台，便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报了一声：“外国人忙着，在楼上；你要找他，他也没工夫会你的。”此时翻译跟在后头，便说：“不看洋人，先会会你们买办先生也好。”那人道：“买办也忙着哩。你有什么事情？”藩台道：“有个姓余的道台在你们贵行里存了一笔银子，我你查查看到底是有没有。”那人道：“我们这里没有甚么姓余的道台，不晓得。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你问别人罢。”扬长的竟出后门去了。

其时来支洋钱取银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钱的叮铃当啷，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洋钱都用大箩筐盛着，豁琅一掬，不晓得几千几万似的。整包的钞票，一叠一叠的数给人看，花花绿绿，都耀到藩台眼睛里去。此时藩台心上着实羡慕，想：“我官居藩司，综理一省财政，也算得有钱了，然而总不敌人家的多。”

正想着，忽听翻译说道：“啊唷，已经十二点半钟了！”藩台道：“十二点半钟便怎样？”翻译道：“一到十二点半，他们就要走了。”藩台道：“很好，我们就在这里候他。他总得出来的；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赶上去问他们一声，不就结了吗。”正说着，只见许多人一哄而出，纷纷都向后门出去，也不分出那个是买办，那个是帐房，那个是跑街，那个是跑楼。一千人出去之后，却并不见一个外国人。你道为何？原来外国人都是从前门走的，所以藩台等了半天还是白等。直等到大众去净之后，静悄悄的鸦雀无声。

翻译明知就里，也不敢说别的，只好说：“请大人暂回公馆吃饭。过天托人找到他的买办，问他一声，或者就托他代查。大人犯不着褻尊，自己一趟趟往这里来。”藩台看此情形，也觉无味，只得搭讪着

说道：“我同余某人并不是冤家，一定要来查他的帐。不过我不来两趟，上头总说我不肯尽心。如今外国人不见我，这事便不与我相干，我反省也有得交代了。至于买办那里，你们明天顺便去问一声也好。我们的事情，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无不样样做到。他不理你，那却无法了。至于当差使，也说不到‘褒尊’二字。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的官，也不自今日为始了。这件事我碰着了，倒还是心平气和。”说罢，拉起衣裳一直出来上马车赶回公馆。

翻译当天果去托人找着了买办，提起前情。买办道：“不要说难查；就是容易查，他有银子尽着他存，他爱存那里就那里，总不能当他是脏款办。幸而你们大人没有来见外国人；倘若见了外国人，被外国人说笑上两句，那却难为情呢！”翻译听了无话，回来回了藩台。于是藩台才打断了查帐的念头，只想拿话搪塞制台。不敢说洋人不见，他造了一篇谣言，说问过洋人，簿子上没有余某人的花户，所以无从查起。一面先行电禀，一面预备自行反省。

这日正想夜里趁招商局轮船动身。早晨还在栈房里默默自想：“深悔自己多事，凭空的要捉人家的错处。如今人家错处捉不着，自己倒弄了一场没趣。”越想越没味。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又拎着好几部书，又有一个黄纸簿子，上面题着“万善同归”四个大字。藩台见了诧异。忙取手本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总办上海善书局候选知县王慕善”。又看那几部书：一部是“太上感应篇详解”，一部是“圣谕广训图释”，一部是“阴鹭文制艺”，一部是“戒淫宝鉴”，一部是“雷祖劝孝真言”。藩台看了，心上寻思道：“原来都是些善书。刻善书固是好事；但他忽然要来找我，却为何事？”心上正想回复不见。那个拿手本的二爷说道：“这位王老爷，据他自己说起，真正是个好人。自从他开了这个书局之后，所有的淫书已经被他搜寻着七百八十三种，现在一齐存在局中，预备大人调查。有些书外头都没有板子，只有他那里一部。他随身带个手折，都开的明明白白，预备当面呈上来的。”藩台一听这话，心上便想：“姑且叫他进来问问再说。我生平淫书亦算看得多了，那里会有七百八十几种？他既然有，姑且调来看看。等到看过，再出示禁止不迟。”主意打定，便吩咐了一声“请”。

少停王慕善进来，磕头请安，自不必说。归坐之后，藩台先问他：“这个局子是几时开的？一共刻了多少书？”王慕善道：“回大人的话：从卑职曾祖手里以至传到如今，一直以行善为念。到卑职父亲晚年，就想创个‘善书会’；苦于力量不足，没有办得起来。卑职仰承先志，现在虽然粗具规模，然而经费总还不够，所刻的书亦有限得

很，刚才呈上来的几部都是的。卑职此来，一来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来还有一篇淫书目录，等大人寓目之后，求大人赏张告示，严行禁止，免得扰乱人心。”一面说，一面又站起来把呈上来的书检出二部，指着说道：“凡事以尊主为本，所以卑职特地注了这部‘圣谕广训图释’，是专门预备将来进呈用的。这一部‘太上感应篇详解’，是卑职仰体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听说制台大人极信奉的是道教，这‘太上感应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亲手著的救世真言，卑职足足费了三年零六个月工夫，方才解释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赏张告示，禁止书贾翻刻，只准卑局一家专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后有什么善书，便可多刻几部。就是大人有什么著作，卑局亦可效劳。”

藩台道：“能够多刻几部原是极好的事；不过专利一层，我们做大宪的人，只能禁人为非，那能禁人向善。至于提倡一节，亦是我们应尽之责。什么‘圣谕广训图释’、‘太上感应篇详解’，你明天可送几百部来，等我下个公事，派给各府、州、县去看。”王慕善道：“卑局里的书能得大人如此提倡，将来一定可以畅销。卑职回去，就在每部书的面上加上‘奉宪鉴定’四个大字。明天每样先缴进两百部来。”藩台道：“很好。”王慕善道：“请大人的示：这笔书价，卑职还是具个领字由大人这里来领呢？还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后再到大人库上来领呢？”藩台初意，以为他这些善书虽然卖钱，至于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给各府、州、县看的。今见他论到书价，心上便有点不高兴。楞了半天，说道：“既然想要劝人为善，最好把这些书捐送与人家；如果要人家拿钱，恐怕来买的就少了。”王慕善不禁一惊道：“回大人的话：三部、五部，卑职还捐送得起；再多，不要说是卑职捐不起，就是卑局里也难支持得住！”

藩台道：“这开书局的经费是那里来的？”王慕善道：“都是捐得来的。”说着，又把那本“万善同归”的簿子翻了出来，查给藩台瞧。一头指着，一头说道：“这是某军门捐银五十两，这是某中丞捐洋五十元，这是某方伯捐银三十两，这是某太守捐洋四十元。”随后又特地翻出一条指给藩台看，道：“只是家兄王子密部郎，就是现在做小军机的，他也帮过二十四两。”藩台道：“原来老兄是子翁的令弟！兄弟同令兄很要好；兄弟去年陛见进京，我们两个很说得来。但是这些钱都是众人捐凑的，更不应该拿他卖钱。兄弟既同令兄相好，将来回省之后，替老兄想个法子，弄一笔永远经费。外府州、县有肯为善的，也等他们捐两个。”王慕善听了，特地离位请了一个安，又说了声“谢大人栽培”。藩台道：“这书同簿子你先带回去。我这里有什么捐款随手就送来给你，不消得写簿子的。”王慕善于是感激涕零而去。

藩台送客回来，对着同来的幕友相公说道：“现在的时势，拿着王法吓唬人叫人做好人还没人听你的话；如今忽然拿着善书去劝化人，你送给他瞧他还不要瞧，还要叫人家拿钱，岂非是做梦！说句老实话，这些书我就不要瞧。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种淫书调来看看，一定有些新鲜东西在内。”藩台说到这里，便有个幕友插嘴道：“方伯既然晓得他这些书没用，为什么还劝他捐给人家看呢？”藩台道：“劝人为善，一来名气好听；二来他是小军机王子密的令弟，把他敷衍过去就完了。我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去替他派书，替他敛钱呢。”众人听了，方才明白。到得晚上，便即搭了轮船回省销差。

次日，王慕善还痴心妄想，当他未走，把善书装了两板箱，叫人抬着，自己跟着送到行辕里来。到门一问，才晓得藩台大人昨儿夜里已经离了上海。王慕善至此，还不觉得藩台昨儿同他说的一番话是敷衍他的，还疑心有了什么要紧公事，急于回省。仍旧把书箱抬了回来，同人商量，把书箱交轮船寄上去。自己又另外打了一个禀帖，随着书箱同寄南京。

藩台回省查的参案，预先请过制台的示，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大概的洗刷一个干干净净；再把官小的坏上一两个，什么羊紫辰、孙大胡子、赵大架子一千人统通无事。禀复上去，制台据详奏了出去。凡是被参的人，又私底下托人到京里打点，省得都老爷再说别的闲话。一天大事，竟如此瓦解冰销。这是中国官场办事一向大头小尾惯的，并不是做书的人先详后略，有始无终也。

闲话慢表。且说王慕善自经藩宪一番奖励，他果然于次日刻了一块戳记，凡他所刻的善书，每部之上都加了“奉宪鉴定”四个大字。又特地上了几家新闻纸的告白。又把自己书局门口原有的招牌重新写过，是“奉宪设立善书总局”。招牌之旁添了两扇虎头牌，写的是“书局重地，闲人免入”。一面又挂着一条军棍。据他自己说：“现在我这书局既然改了由官经办，我应得按照总办体制；伙计们就是司事。”又吩咐手下的人：“以后都得称我为总办。”看了日子，开局悬挂招牌。预先由帐房在九华楼定了几桌酒，发了一张知单。凡认识的官绅两途，请了好几十位。单子上也有写“知”字的，也有写“代知”的，还有写“谢谢”的。有些不晓得他的根底的，还当他的确是小军机王某人的令弟，同藩台有多大的交情，一齐凑了分子来送礼。吉期既到，书局门前悬灯结彩，堂屋正中桌围椅披，铺设一新；又点了一对大蜡烛。王慕善穿了行装，挂着一副忠孝带，先在堂中关圣帝君神像面前拈香行礼。磕头起来，手下的司事又一齐向他叩头贺喜。

然后人来客往，足足闹了半日。

王慕善生怕正经官绅来的不多，扫他的面子，预先托了人走了门路，处处说好。居然到了那日，大老绅衿也到得两位。王慕善便殷殷勤勤留住吃饭。当下居中一席，宾主六位，王慕善自己奉陪。五个客人统通都是道台：第一位姓宋，号子仁，广东人氏。官居分省试用道。乃是这里有名的绅董，常常要同上海道见面的。第二位姓申，号义甫，苏州人氏。乃是一升善局里的总董。自从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那一省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也就不去到省了。第三位新从京里引见出来，路过上海，尚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试用道，姓朱，号礼斋，山西人氏。王慕善因为他也是观察，借他来装场面的。偏偏这位朱礼斋最欢喜摆自己的观察架子，有人问他“贵姓、台甫”，他对答之后，一定要赘上一句“兄弟是湖南候补道”。无论湖南人员，别省人员，也不论候选、候补，只要官比他小的，见了他面，无论在张园里，或者戏馆里，番菜馆里，尊他一声“大人”，他马上就替人家惠茶东，惠戏价，惠酒帐。上海有升票号，都说有他的本钱在内。手笔亦着实开阔：有人拿了手本到他公馆里请安，同他叙大人、卑职，他一定请见；倘或告帮，少则十块、八块，多则三十、二十，亦常常的给人家。王慕善晓得他这个脾气，便有心交结他，无论那里碰着，老远的就是一个安，高高朗朗叫一声“大人”。请起安来，眼睛望着鼻子，低下了头，拿两只手往屁股后头一瘪。倘或朱观察问长问短，他满嘴的“是是是，者者者”。因此朱观察很赏识他，肯同他来往。第四位是一位江西候补道，姓蔡，号智庵，乃浙江人氏。是聪明刁刻一路的人。曾经代理过三个月盐道。自以为拿过印把子的人，觉得比众不同，眼眶子里只有督、抚、藩、臬，别人都不在他心上了。因与王慕善稍微沾点亲戚，王慕善特地央他来陪客。他初意想要不来的，后来听说宋子仁、申义甫一干人统通在彼，晓得场面还好，所以赶得来的。还有一位姓翁，号信人，山东人氏。身上只捐了一个候选道，在上海做做生意。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请得来的，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幸亏他为人颀颀预预，于这些上头倒也并不在意。

当下坐定之后，王慕善先开口问宋子仁、申义甫二位道：“宋老伯，申老伯，这两天的公事一定忙得很？”宋子仁皱着眉头，说道：“不要说别的，单是两江制台、苏州抚台托查的事件就有七八桩在身

上。还有上海道托我出来调处的事情，还有地方官办不了的事清，亦一齐来找我。真是天天吃了人参，精神亦来不及！刚刚上海道还在兄弟那边。上海道前脚走，上海县跟着又来。并不是欺他官小，对不住他，只好挡驾；见面之后，有得同你缠，只怕到此刻还不得来。义翁，你这两天接到山东的电报没有？黄河怎么样了？”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道：“利津口子还没合龙，齐河的大堤又冲开了。山东抚台昨儿一天共总有九个电报给兄弟，托兄弟立刻替他汇十万银子去。子翁，现在市面银根如此之紧，一时那里提得到许多！后来又来个电报，说叫二小儿到工上去当差，年终台龙，两个过班可得道员。因此面情难却，汇了五万银子给他。二个儿亦就这两天动身前去。子翁可有什么信带？”宋子仁道：“恭喜，恭喜！二世兄不日也同义翁一样，真正是凤毛济美！兄弟有什么信，回来写好再送过来。”

正谈论间，代理过江西盐道的蔡智庵因与朱礼斋、翁信人扳谈，彼此问起“贵姓、台甫”。朱礼斋回答之后，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申报”，上面刻着分发人员名单，便指着一行说道：“上月引见分发的这湖南道朱仪孙就是兄弟。”蔡智庵自以为曾经拿过印把子的人，自然目空一切。谁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只有王慕善替他乱吹说：“这位朱大人，学问经济，名重一时。这回晋京引见，上头圣眷极好，不日就要放缺的。”蔡智庵不等他说完，急于替自己表扬道：“现在皇上很留心吏治，所以我们敝省抚宪陆大中丞委派兄弟代理盐道的折子上头特地还加了四个字的考语。诸位要晓得，代理的时候虽短，有得代理就会署事；有得署事就会补缺。同是一样候补道，尽有候补了几十年，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着呢。”王慕善听了，不胜倾倒。这时候，朱礼斋已经问过翁信人的“贵班”，翁信人说是“候选道”。蔡智庵道：“信翁要做事情，何不分发到省？不要说补缺，就是像兄弟代理过一次，到底多了一副官衔牌，说起来名气也好听些。”翁信人道：“我不过在这里做做生意，本来算不得什么；不过常常要同你们诸位在一块儿，所以不得不捐个道台装装场面。我这道台，名字叫做‘上场道台’：见了你们诸位道台在这里，我也是道台；如果见起生意人来，我还做我的一品大百姓。”翁信人一面说，一面端起酒杯来一连喝了五大钟，也微微的有了点酒意。蔡智庵被他说的顿口无言，朱礼斋也做声不得。

申义甫大善士便提起：“刷印善书一节，真是关系人心风俗的一件事情。明天小儿到北边，可以叫他带几十部去，顺便送送人，也算得一桩善举。”王慕善道：“小侄这书局所出的书，有诸位老伯、诸

位宪台提倡，不愁没有销路。但是吃本利害：小侄自己一个钱的薪水不支；以及天天到局里办公事，什么马车钱，包车夫，还有吃的香烟、茶叶，都是小侄自己贴的。真正是涓滴归公，一丝一毫不敢乱用。如此谨慎，每月还要垫得五六百块。什么朋友薪水，刻板刷印的工钱，以及纸张等类，没有一项少得来的。上回南京藩台到这里，小侄前去叩见，承他老人家美意，允许各项善书每种要一千部，札派各府、州、县代为分销。将来这笔书价，就在他们养廉银子里扣回，却是再好没有。不过目下要垫本印书，至少非四五千金不办；所以小侄要求诸位老伯、诸位宪台替小侄想个法儿，支持过去。将来少则三月，多则五月，各府、州、县书价领到之后，一定本利同归。小侄是决不食言的。”

当下各位道台听了他的话，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句话也没有。到底朱礼斋慷慨，首先创议，助银五百两。王慕善立刻请安，“谢大人提倡”。跟手宋子仁说了声：“兄弟只好勉竭棉力，捐一百银子，附附骥的了。”蔡智庵是向来吝啬的，不肯自己拿钱，却替王慕善出主意，说道：“这件事情，我们尽力帮一千，帮八百，在我们已经出了一身大汗；然而缺少还多，于事仍属无济。兄弟有个愚见，不知申义翁以为如何？”申大善士忙要请教。蔡智庵道：“所有各省赈捐银子都在义翁手里，无非是存在庄上生息。现在兄弟做个中人，求义翁拨借王大哥五千，利钱或照庄拆，就是多点也不妨。将来书价领到，本利双还。一则成全了善举，二来义翁又可多收几个利钱，岂不公私两便？”宋子仁也帮着劝说，连称“智翁所言极是……”。王慕善听得心花都开。只见申大善士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这笔赈捐银子，自从先曾祖存到如今，已有八十多年，是从来没有人提过。如今五千金虽然为数不多，王大哥非荒唐之人，兄弟亦没有什么不放心。但是此例一开，人人都好来借。借的多了，都像王大哥这样谨慎的人是不打紧；设有差池，这笔款子谁来归还？所以兄弟这个不能出借的苦衷，还求诸公原谅！”

正说话间，忽见外面来了一个人，急匆匆走到申义甫耳朵旁边说了两句话。登时申大善士面孔失色。大家正要问信，又见走进两个堂子里的娘姨、大姐直至筵前，朝着王慕善说道：“恭喜耐王大少！倪先来，倪先生也来哉。”一句话，又把个王慕善弄得置身无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话说王慕善这日正在局里请客吃酒，忽然走进来两个堂子里的娘姨、大姐，笑嘻嘻的朝着他说：“我们先生就来。”王慕善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相好西荃芳花媛媛的一个大姐，名叫阿金；一个娘姨，名唤阿巧的。倒是前个月里过节，王慕善短欠这花媛媛十二台酒钱，九十六个局钱，节边正因转运不灵，没有送去。花媛媛的母亲平时因见这位王大少来往的很有几个大人老爷，谅非安心漂帐的人，一时掉头不转，也是有的；因此并未叫娘姨、大姐上门来讨，以为过节之后，只要王大少仍旧前来照应，这钱终究要还的。谁料自从节前顶到如今，王大少一趟未曾光降。到局里问问，总说在家里，到公馆里问问，又说在局里：打定主意，总不叫你见面。后来又听他同走的朋友讲起，说王某人节后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宝宝，两人十分要好，不到一月，已经吃过三个双台，碰过八场和。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极了，几次三番的要去候他，总被他预先得信，不是从后门逃走便是赖在周宝宝房间进住不出来。因此，花媛媛的娘一连候了几日未曾候到，只得天天仍旧到书局里来跑。

后来碰到过一次，花媛媛的娘本来要同他拼命的，禁不起他花言巧语，下气柔声，一味的软缠，央告花媛媛的娘道：“姆妈不要动气。实因前帐未付，没脸登门，并非不放在心上。”又道：“姆妈，我的事情你是晓得的。目下我这书局，新马路宋子仁宋大人，铁马路做善举的申义甫申大人，都肯帮我银子，把局面着实还要撑大。目下他们几位都已答应，但是银子还未到手；等到他们把钱一送来，头一注就先拿来还你。非但酒钱、菜钱两三百块算不得什么，并且我从前许过媛媛送他一副金钏臂，如今也要了此心愿。请你今天先回去，我少则十天，多则半月，一定不会误你事的。”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人心是肉做的！你春天来做我们媛媛的时候，还是个小先生；如今……”王慕善不等他说完，便道：“你不要说了，我有什么不晓得的。将来银子下来的多，我还要讨媛媛做姨太太哩。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讨了媛媛，接你丈母娘一块同住。”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你只要把局钱、菜钱算还给我就够了！别的好处我亦不敢想了！”王慕善道：“事情将来定规要如此办，你放心罢了。”花媛媛的娘只得权时隐忍而去，